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樂 城 集

(六)

蘇 轍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藥城集

(六)

蘇轍撰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欒城集卷第三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元祐元年七月十四日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敵事稍去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維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爲非蓋邪正治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儁爭自記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人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卽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紛逐去由是風

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對事。一切留中。不出。玩不施行。又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三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邢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答。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飢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聚。爲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勤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兩稅。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爭氣務勝。競設高價。既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辨。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藉沒家產。桮械生蟻。而不得脫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已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民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捐棄。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消止盜賊。臣謹按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疲病。每

歲輒施租稅。減筭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獨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況當今旱勢未止。災害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柰何靳而不與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髮之意。則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如先帝向時爲瀘南用兵。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戶賦稅。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飭。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卽乞痛賜約束。如監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吏。具事由實封奏聞。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十六日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所系尤重。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略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利此事。旣行。民間鼓舞相慶。如飢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愚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寧。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進用。旣見朝廷革去宿敝。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少有不便。指以爲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兼臣竊觀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疎略。及

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卽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錄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搖動大議。臣願陛下但思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旣行免役。民間之敵。耳目厭聞。卽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苟大法旣正。縱有少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踈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決。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法。至於鄉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況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卻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下。女戶官戶。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論蜀茶五害狀 二十日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惟有益利奉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去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爲害不細。而朝

廷未知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權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橫斂，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掎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爲剽劫，凶餓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爲利自廣。近歲李祝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爲額。供億熙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卻差孫迴、李稷入川相度，始議極力掎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並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朝廷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爲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收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筭息錢，均與牙僧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萬馱，卽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恥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又遞鋪文字事干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腳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遠二日。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

四百里。遠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遠民無由伸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辯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謹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爲生。自官榷茶以來。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榷茶至今遞年所估價例。對定卽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米。高估米價。強俵茶戶。謂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錢。卽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旣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茶條。園戶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內一半入官。一半用饒澗客旅。今逐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餘斤。出剩者往。往知。作園戶中茶。虛勞支出官錢。入已近年。卽州警有此獄。又有見出剩數多。明與客旅商量。納路不費指教。出賣者。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一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戶。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榷茶。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限早晚。隨時卽賣。榷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旣不收。園戶須至私賣。以陷重禁。此園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爲姦。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甕器等物。并因販茶還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爲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欄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月。九月間。爲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

皆如此。今四方蒙賴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蜀中茶官獨因緣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兼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量出稅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興販，諸處稅務畏憚茶官，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稅爲息。由此省稅益耗，假有作稅錢上曆，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七年八月陸帥閱劉子奏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稅虧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爲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舊日蜀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近歲止賣九百以上。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峻惡，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卽差稅戶，其爲搔擾不可勝言。劉庠知有洋州般茶人，以疲勞不堪，告訴庠，令取狀在案，判云：候本府雇人般茶，日呈後來，永興卽不曾雇人。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填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日般四駄，計四百餘斤，回車卻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劍州劍陽一鋪人全然走盡，沿路號茶鋪爲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邨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遂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

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邠西之害五也。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權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爲陝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權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

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

羨。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權茶以前。及權茶後來年分。自蜀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

食錢息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權茶可罷。灼然易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

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雖使之衰斂。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

稅酒課利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

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

不及得此數。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飢饉之災。民不堪命。起爲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

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

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爲之賣酒。至十二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都。

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即不曾舉覺。其貪冒無恥。一至如此。亦乞令

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詣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爲吏民所畏憚。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必難以體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榷茶。曾竊冒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照寧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限勅到五日內。具利害擘劃申本州。本州限一季聞奏。奏到各隨宜修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踈略差誤。未易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詳兩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罷差役至今。已僅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卻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迺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爲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卽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述。致差役之條。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爲冗長。天下共知。況

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壇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尙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爲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

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龐助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旣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福禍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劫。所從來尙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推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力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旣無所歸。勢必

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羣。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恩。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卽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旣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役五事狀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踈略差悞。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聖旨。差韓縝等四人置局看詳。臣前所謂踈略差悞。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剋立免役法。拘收坊場。

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願投名人。以坊場錢爲重難酬獎。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爭刻。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卻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一弊。所願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戶。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搔擾之患。今來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刻買。亦不過三分減一。尙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足或否。而拆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元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爲復卻依舊法。酬獎衙前。若官自出賣。卽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爲長名。元不差鄉戶去處。今來卻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驚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獎衙前。卽未委召募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卽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爲害不小。

一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卽比農民。反爲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軍丁女戶。並據見今所出

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顧衙前及召募非沒綱運外。常切椿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千。及歲收斛斛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卽熙寧以前舊法人數。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卻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爲允當。欲乞只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差鄉戶充役。後來卻用剩員抵替。如場子壇子之類。其剩員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卽乞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遠者至四五千里。極爲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顧錢役人。旣以爲便。官吏亦不闕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顧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

一、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顧錢。如不情願。量支顧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卽差鄉戶。仍許指射舊人。官爲差顧代役。其鄉戶所出顧錢。不得過官顧數目。

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